

寒山诗校注

钱学烈校注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寒山诗校注

钱学烈校注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寒山诗校注

钱学烈校注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68千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ISBN 7-5361-0729-3/I·55

定价：5.50元



目 录

一. 序言	(1)
二. 前言	(2)
(一) 寒山子的年代与籍贯	(2)
(二) 寒山子诗集的版本源流	(8)
(三) 独具风格的寒山诗	(16)
三. 凡例	(32)
四. 寒山诗校注	(33)
五. 拾得诗校注	(264)
六. 附录	(297)
(一) 有关寒山、拾得、丰干事迹	(297)
(二) 有关寒山诗注释典故校勘	(304)
(三) 王安石、朱熹与寒山诗	(308)
(四) 关于寒山诗之评价	(311)
(五) 寒山诗集主要版本之题跋	(313)
七. 后记	(319)

序 言

寒山诗是中国文学宝库中一串闪耀出奇异光彩的明珠。寒山诗的语言又是早期白话的代表。潜心文学和语言的人一直重视对寒山诗的研究。但是寒山究竟是什么时代的人，长期以来有争议。很多人误信了《寒山子诗集》（四部丛刊本）中署名邱胤的序言，认定寒山、拾得是隋末唐初人。不过还是有不少人对此有怀疑，因为从寒山诗的思想内容和语言风格来看，很像是中晚唐人。多少年来这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钱学烈同志在这方面下了一番功夫，用确凿的内证和旁证材料考定寒山是中唐人（见其论文《寒山子与寒山诗版本》），澄清了寒山的时代问题。

寒山诗虽然是白话诗，却并不见得就容易读懂。早期白话有不少语汇和现代汉语不同，还有不少佛家用语也很不好懂。钱学烈同志又做了校勘注释工作，把有疑难的早期白话语汇和一般人不太了解的佛家用语一一加以诠释，为今后的读者做了一件大好事。

钱学烈同志既从事语言研究，又从事文学研究，在两方面都有成就，这是我非常赞赏的。语言和文学本来是分不开的，也是不应该截然分开的。语言研究和文学研究也同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二者合则兼美，分则两伤。

钱学烈同志研究寒山诗和寒山诗的语言迄今已八易春秋，有丰硕的收获。现在她的《寒山诗校注》已经脱稿，恰好我有南国之行，先睹为快，并为之序。

胡明扬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前 言

《寒山子诗集》的作者是唐代诗僧寒山子。其诗清新淡雅，通俗易懂，千余年来流布甚广，影响很大。清何焯撰《义门读书记》载：“寒山诗乐天多效之，荆公集中有拟寒山诗二十首。”朱熹、陆游也对寒山诗十分关切。南宋时刻印的《寒山子诗集》中录有朱晦庵与南老索寒山诗帖，陆放翁与明老勘正寒山诗帖。元代以后诗集传到朝鲜、日本，近年来部分诗又被译成了日、英、法等国文字，为许多外国朋友所熟悉。

寒山诗十分接近口语，堪称唐代白话诗的典范，在白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对于了解唐代口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对于研究中古和近代汉语，对于研究汉语发展史，都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寒山诗是儒、道、佛思想的融和。寒山子隐居的天台山是佛教天台宗的发源地。长期以来寒山诗为佛家和道家共同推崇。诗中反映的宗教思想比较复杂，似佛非佛，似道非道，与禅宗语录又有相似之处，这对于研究佛道的异同，研究唐代佛教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 寒山子的年代与籍贯

寒山子事迹最早见于《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所载：“寒山子者，不知其名氏。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其山深邃，当暑有雪，亦名寒岩，因自号寒山子。好为诗，每得一篇一句辄题于树间石上。有好事者随而录之，凡三百余首，多述山林幽隐之兴，或讥讽时态，能警励流俗。桐柏征君徐灵府序而集之，分为三卷，行于人间。十余年忽不复见……。”

《仙传拾遗》为唐末天台道士杜光庭（850年—933年）所撰，全书四十卷，已佚。《唐书·艺文志》、《通志》、《宋史·艺

文志》、焦竑《经籍志》等均有著录。此后在《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释普济《五灯会元》等宋代佛家著作中，在《天台山志》、《天台山方外志》、《台州府志》、《寒山寺志》等明清地方志中都有不少记载。在这些充满神奇色彩的记述中，或把寒山子写成道士成仙下凡，或是文殊菩萨再世，但是却都没有任何关于他身世、籍贯和年代的可靠材料。

在通行的《寒山子诗集》（四部丛刊本）中，寒山诗前有台州刺史闾邱胤一篇序，拾得诗前有一篇“拾得录”，诗后有沙门志南“三隐集记”。序说闾邱胤到任三日礼拜寒山、拾得，并指示僧道翹收集寒山诗等等。“拾得录”和“三隐集记”更明确说“丰干禅师、寒山、拾得者，在唐太宗贞观年中相次垂迹于国清寺。”后人多据此认为寒山、拾得是唐初贞观时人。据《嘉定赤城志》和《台州府志》载，唐贞观十六年至二十年台州刺史确实是闾邱胤。此序似是闾邱胤任台州刺史时所写。序云寒山子“隐居天台唐兴县西七十里，号为寒岩。”在唐末天台道士徐灵府的《天台山记》中云：“州取山名为台州，县隶唐兴，即古始丰县也。肃宗上元二年改为唐兴县。”唐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六也载：“唐兴县，三国时吴分章安置南始平县，晋武帝以雍州有始平改为始丰，肃宗上元二年改为唐兴。”这两处唐人的记载，都明确指出始丰改唐兴是在肃宗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唐人记载唐代之事，当是真实可信的。

《旧唐书·地理志》卷四十载：“唐兴，吴始平县，晋改始丰，隋末废，贞观八年复为始丰县，上元二年改为唐兴。”宋人乐史撰的《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八亦载：“天台县，晋太康元年更名始丰，陈隋之代废之，唐贞观八年又置，上元二年改为唐兴县，梁改为天台县。”唐代有两个“上元”年号，高宗上元和肃宗上元，二者相去八十余年。这两处都只云“上元二年”，而未说明是哪个“上元”，实在含混不清。

《新唐书·地理志》卷四十一则云：“唐兴本始丰，武德

四年析临海置，八年省，贞观八年复置，高宗上元二年更名。”这显然与唐人的两则记载相矛盾，应据唐人记载加以纠正。而《新唐书》之误，正是《旧唐书》及《寰宇记》的含混不清造成的。

因此阎邱胤为台州刺史时，始丰县尚未改为唐兴县，他何以知道有唐兴县？可见此序并非是阎邱胤本人所写，乃是后人伪造的。

关于寒山子的年代，早就有人怀疑。《宋高僧传》的作者释赞宁在卷十九中说：“阎邱胤记三人不言年代使人闷焉……又大为祐公于宪宗朝遇寒山子指示湘潭，仍逢拾得于国清，知三人是唐季叶时犹存。……为年寿弥长耶？为隐显不恒耶？”

明台州计谦亨刊刻的寒山诗集中有王宗沐序，序云：“昔之语寒山者多矣，皆涉附会。考其与赵州谿禅师同时，乃贞元间人。”

近人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一书中指出：“关于寒山的材料大概都不可靠，比较可信的只有两件，都是宋以前的记载。”一件是据《续藏经》所载，五代时风穴沼延禅师（死于973年）曾引寒山诗句，此诗说王梵志死后见阎王的故事，可见寒山诗出于梵志之后；第二条便是《太平广记》引《仙传拾遗》的记载。他说“此文说寒山子隐居天台在大历时，可见他生于八世纪初期，他的时代约当700—780年，正是盛唐时期了。”①

余嘉锡先生在遗著《四库提要辨证》里对寒山子也作过考证。他指出：“余考传灯录卷九云‘灵祐年十五辞亲出家，二十三游江西，参百丈大禅师。’以其卒年推之，盖生于大历六年，下数至德宗贞元九年，年二十有三，其遇寒拾，参百丈，当皆在此年。”余先生又将此结论与《仙传拾遗》所载“寒山子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十余年忽不复见”联系起来说：“从大历下数十余年，正当贞元间，与吾所考灵祐以贞元九年遇寒拾者，适相吻合。”②我认为这是余先生关于寒山子考证中最重要的一条结论。它不仅使佛家和道家关于寒山子的不同

记载统一起来，而且大致定出了寒山子卒年的上限。

查《宋高僧传》卷十一“唐大汾山灵祐传”中有关于灵祐“冠年剃发，三年具戒……入天台遇寒山子于途中，旋造国清寺遇异人拾得……遂诣湘潭谒大智师，顿了祖意”的记载。

“冠年剃发三年具戒”，即二十三岁，“大智师”即百丈怀海禅师的谥号。据此所载，灵祐是在去天台山的路上遇寒山子的，寒山子从此离开天台即“忽不复见”，不知所终。

寒山有诗云：“出生三十年，尝游千万里。今日归寒山，枕流兼洗耳。”（三〇二《出生》）又云：“昔日行经处，今复七十年。”（二九四《昔日》）还有“老病残年百有余，面黄头白好山居。”（一九六《老病》）可见他是三十岁出家到天台，在此隐居七十多年，是位百有余的老翁。如果把他的卒年定在贞元九年（793）即遇到汾山灵祐那年以后，那么他当生于武则天授年间。因此我们可以把寒山子的年代大致定为武则天授年间至德宗贞元年间，具体可约定为691年—793年。我们可以为这个结论找到一些佐证：

其一，宋释普济《五灯会元》及南宋沙门志南《三隐集记》都有关于赵州从谗到天台山遇寒山、拾得的记载。其中叙述寒山与从谗的对话，有“寒曰这小厮儿却有大人之作”等语。这显然是寒山把从谗当作小孩的说话口气。据《景德传灯录》卷十载，从谗自幼出家，童稚披剃，乾宁四年卒，寿一百二十岁。其年代为778年—897年。寒山既于793年离开天台，从谗见寒山必在793年以前。此时寒山年事已高，从谗尚不到十五岁，寒山称他“这小厮儿”，赞他“有大人之作”，就是合乎情理的了。

其二，寒山诗有“一为书剑客，三遇圣明君”（七《一为》）的句子。按寒山生于天授年间，武则天退位中宗继位，此时寒山子十四、五岁。六年后是睿宗执政，两年后是玄宗当权。此时寒山子二十三、四岁。到他三十岁隐居天台，一直是玄宗朝。一个人从十四、五岁到三十岁，正是学文习武求功名

“书剑客”之时。唐代人大都不把武则天看作李氏天下的继承人。诗中的“三遇圣明君”当即指中宗、睿宗、玄宗三个皇帝。如果寒山子不是生于天授年间，此句诗就难于解释了。

其三，寒山诗中有“余见僧繇性希奇，巧妙间生梁朝时。道子飘然为殊特，二公善绘手毫挥”(一九二《余见》)的句子。张僧繇为南朝梁时画家，吴道子则是盛唐时的名画家。唐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卷九云：“吴道玄，阳翟人。学书于张长史旭、贺监知章。学书不成因工画。曾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因写蜀道山水，始创山水之体，自为一家。初任兖州瑕丘县尉，初名道子。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因授内教博士，非有诏不得画。官至宁王友。开元中，将军裴旻善舞剑，道玄观旻舞剑，见出没神怪，既毕，挥毫益进。”根据这些记载，可知吴道子一生重要的艺术活动是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正是盛唐时期。吴道子擅长画佛道宗教人物，主要为长安、洛阳的寺观作宗教壁画。作为青少年时代生活在长安(详见下文)，后来出家，三十岁即开元十年以后隐居天台的寒山子，熟悉吴道子及其绘画，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寒山子为唐初贞观时人，何以能知道盛唐时的吴道子呢？

关于寒山子的籍贯和身世，在他的诗中也是有所反映的。我认为他不是浙东天台人，而是唐代首都长安人；他出身并不贫贱，而是位官宦子弟。有他自己的诗为证：

一七九《去年》：“去年春鸟鸣，此时思弟兄。今年秋菊烂，此时思发生。……哀哉百年内，肠断忆咸京。”这是一首思念亲人，怀念故乡的诗，“咸京”原指秦国首都咸阳，后来在一些诗文中也用来泛指国都。唐代建都长安，就在咸阳遗址附近，这里“咸京”显然指的是长安。

一二四《富贵》：“…急须归去来，招贤阁未启。浪行朱雀街，踏破皮鞋底。”表现作者求仕无门，被亲戚冷落的处境。

“朱雀街”据《长安志·唐皇城》载：“皇城南面三门，正南曰朱雀门，东曰安上门，西曰含光门。”“当皇城南面朱雀门

有南北大街曰朱雀门街，东西广百步。万年、长安二县以此街为界。”^③可见朱雀街（即朱雀门街）是唐代长安城中一条主要大街。

一〇一《寻思》：“寻思少年日，游猎向平陵。……联翩骑白马，喝兔放苍鹰。”“平陵”是西汉五陵之一，在长安附近。五陵在唐代十分繁华，此地颇多豪富，是富家豪族聚集的游乐之所。白居易《琵琶行》有“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杜甫《秋兴》有“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的句子。“游猎向平陵”说明作者正是当时的“五陵年少”，是居住在长安的富家子弟。

六《弟兄》：“弟兄同五郡，父子本三州。……乡国何迢递，同鱼寄水流。”说明作者的父兄有不少州、郡一级的官吏，他当出身于官宦人家。

作为纨绔子弟的寒山子，为了求取功名，也曾“学文兼学武，学武兼学文试”（七《一为》）。“嫌身不得官，今冬更试看”（一一三《书判》），在写诗作文上下过一番功夫。但他几次投考不第，无仕进之路，于是“缘遭他辈责，剩被自妻疏”（一一一《少小》）。他从一个有妻室的阔少被迫出家，成为风餐露宿、隐居深山的贫僧。他“状如贫子，形貌枯悴……桦皮为冠，布裘破弊，木屐履地。”^④他的生活和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对社会上的人情冷暖体会深刻，深感“富贵疏亲聚，只为多钱米，贫贱骨肉离，非关少兄弟。”（一二四《富贵》）他看破红尘，认为“纵有千斤金，不如林下贫”（一七《我见》）。他隐居不为终南捷径，只是要求“一住寒山万事休，更无杂念挂心头。闲于石壁题诗句，任运还同不系舟。”（一八一《一住》）过与世无争清虚无为的生活。

正是他的文学修养、他的阅历及隐居生活，使他的诗歌内容丰富，艺术性强。反映山林幽隐之乐的诗意境清新，超尘出俗；讥讽时世的诗尖锐辛辣，一针见血，即使关于三界轮回的佛家说教诗，也写得形象生动，比一般僧徒偈语高一筹。

二. 寒山子诗集的版本源流

最早收集寒山诗并为之作序的是天台道士徐灵府。关于徐灵府，《嘉定赤城志》载：“钱塘人，号默希子，居天台云盖峰……会昌初诏不起。”^⑤《舆地纪胜》云：“会昌初诏起之，辞不出，后遂绝粒。”^⑥《天台山方外志》载：“居天台云盖峰虎头岩石室凡十余年，绝粒久之，凝寂而化，享年八十二。”^⑦可知徐灵府卒于会昌年间，年代约为761年—843年。称徐灵府为“桐柏征君”，因其曾于太和年间与道士叶藏质重修桐柏崇道观，并请当时浙东观察使元稹为之作《重修桐柏观记》。记云：“岁太和己酉，修桐柏谄事，道士徐灵府以其状乞文于余……”。此记刻石为《修桐柏宫碑》，碑立于太和四年四月（839年）。元稹卒于太和五年^⑧。可见重修桐柏观本太和间事，与相隔二十五年之后的咸通年无关。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说：“嘉定赤城志谓灵府……大中咸通中与道士叶藏质重修天台桐柏崇道观。”^⑨（笔者按：《嘉定赤城志·观寺》“桐柏崇道观”条载：“大和咸通中道士徐灵府叶藏质新之”。余嘉锡之“大中”乃“大和”之误。）赤城志所载年号有误，余嘉锡据此推测徐灵府“至懿宗咸通间尚存”，将其卒年推迟二十多年，是缺乏根据的。

徐灵府有《天台山记》一篇曰：“灵府以元和十年自衡岳移居台岭，定室方瀛，至宝历初岁已逾再国（余嘉锡引文为“再润”），修真之暇聊采经诰以述斯记，用彰灵焉。”^⑩文中记天台风景名胜及国清寺颇详，而只字未提寒山子及寒山诗。故此时灵府尚不知有寒山子，更未收集其诗。那么寒山诗的“序而集之”，当在此记之后，即宝历至会昌年间（825年—843年）。

最早著录《寒山子诗集》的《新唐书·艺文志》第五十九卷（成书于1044年—1060年）载：“对寒山子诗七卷，天台隐士。台州刺史闻邱胤序，僧道翘集。”《崇文总目》（成书于1041年）卷四释书类有“寒山子诗七卷。”此二处所录显然不是徐

灵府所序之三卷寒山诗。《对寒山子诗》是唐末僧本寂所写。

《宋高僧传·梁抚州曹山本寂传》云：“寂少染鲁风，率多强学……复注对寒山子诗，流行寓内。”《景德传灯录》也有“寒山子诗，曹山本寂禅师注释，谓之对寒山子诗。”对诗是以诗为问，设词以答，加上注释，原来的三卷便扩展为七卷了。据《景德传灯录》载，本寂卒于天复辛酉，寿六十二岁，则年代为840年—901年。他的对寒山诗当是根据灵府所集。

按《新唐书》所载，此对寒山诗已无徐灵府序，而代之以闾邱胤序。余嘉锡先生说：“疑本寂得灵府所编寒山诗，喜其多言佛理，足为彼教张目，恶灵府之序而去之，依托闾邱别作一序以冠其首，谬言诗为道翘所集，为之作注。于是闾邱遇三僧之说盛传于世。”^⑩此分析甚是有理。则伪序当是901年以前为曹山本寂所作，距灵府之序不过五十多年。本寂的对寒山诗到宋代即被删去，只留下闾邱胤伪序和寒山诗。

有人怀疑丰干诗、拾得诗都是后人伪造，寒山诗也不一定真实。我们认为对这三人诗的真伪要具体分析。灵府序寒山诗和本寂对寒山诗前后相差不过五、六十年，寒山诗内容不会有太大出入。闾邱序中说寒山诗三百余首，与现在所见各种版本中寒山诗三百一十余首大体一致。各种不同版本中寒山诗数目虽稍有出入，但多是由于诗的分合不一或与拾得诗互有参差造成的，诗句本身则无大差别。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可靠材料证明寒山诗中有后人伪造者。

灵府序集的寒山诗中有无拾得诗已不可知，但本寂对寒山诗中肯定有拾得诗。因为闾邱序中已有“及拾得于土地堂壁上书言偈并纂集成卷”之语。拾得诗最迟是与伪序同时即十世纪以前的作品，其语言特征当与寒山诗基本一致。但伪序没有说明拾得诗数目。今所见南宋以来各种版本，拾得诗有48首、54首、56首、57首等不同数目，其中难免有后人伪托之作。伪作最晚当是南宋淳熙己酉(1189年)以前的作品，因为目前所见国清寺僧志南于淳熙己酉刊刻的版本中，拾得诗已有57首。拾得

诗中哪些为宋人伪作，尚有待于根据各方面材料进一步考证。

丰干诗在《对寒山诗》中可能就没有，因为伪序没有提及丰干诗。到宋版本《寒山子诗集》中才有丰干诗二首。其中一首“本来无一物，亦无尘可拂”句显然是抄袭禅宗六祖慧能偈“本来无一物，何假拂尘埃”之句。据《宋高僧传》卷八载，慧能卒于先天二年（713年）；卷十九载，丰干离天台于先天中在京兆行化后不见踪迹。据《天禄琳琅》著录之宋版《寒山子诗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中“丰干录”所载，丰干诗二首乃题于天台国清寺丰干禅院房中壁上者。则此二诗当作于先天之前。在慧能死后二十年其晚年弟子神会在河南洛阳等地与北派禅宗神秀展开大规模的辩论，并取得南北正统之争的胜利，南宗神会被公认为禅宗七祖。这样六祖慧能的学说和诗偈才得以流传京洛。而与慧能同时代的丰干怎能抄袭到他的诗句呢？可见丰干此诗纯属后人伪造。

南宋时寒山诗集刊刻过多次，以后流行的版本主要来源于以下五种。现将此五种版本的特征、年代、刊刻者等整理归纳，列表简述如下：（表见下页）

《邵亭知见传本书目》和《持静斋书目》中著录的《天台三圣诗集》，是明永乐丙申（公元1416年）天台僧根据宋淳熙己酉沙门志南编本重刊的。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卷上录有“《寒山诗一卷》，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经（按：应为“纸”）铺印行。”可能是于源天禄琳琅所录之宋版本；《两浙古刊本考》卷下录有《三隐诗集一卷》，乃淳熙己酉国清寺本。元代传入朝鲜、由朴景亮等刊行的高丽复宋本即源于东皋寺本；日本《经籍访古志》著录，岛田翰刻印的宋版本《寒山子诗集》乃源于无我慧身刻本。

目前国内所存寒山诗版本尚有十余种。这里仅就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见寒山诗的十一种版本分述如下。这十一种版本按年代及内容可分为五组：宋刻本、朝鲜刻本、明刻本、《择是居丛书》本和清刻本。

版 本	主 要 特 征	刊 刻 者	刻 印 年 代
宋版本	1. 首有閻邱胤序，中间有丰干录，拾得录； 2. 后无南宋沙门志南《三隐集记》； 3. 寒山诗楚辞一首未经改动； 4. 寒山诗311首，不分五、七言，丰干在拾得前。	不 详	在国清寺本之前，具体年代不详。
国清寺本	1. 诗后有沙门志南《三隐集记》； 2. 有朱子与南老帖，版心“三隐”； 3. 其余内容与宋版本相同。	国清寺僧志南	淳熙十六年己酉 (1189年)
东皋寺本	1. 有释可明跋，有陆放翁与明老帖； 2. 寒山诗楚辞一首按放翁帖改正； 3. 其余内容与国清寺本相同。	东皋寺僧可明	绍定二年己丑 (1229年)
无我慧身本	1. 前有寒山子长篇序诗一首^⑫； 2. 后有观音比丘无我慧身补刻说明； 3. 其余内容与东皋寺本相同。	观音比丘无我慧身	在东皋寺本之后，具体年代不详。
宝祐本	1. 寒山诗分七言于五言之外； 2. 以拾得加于丰干之上； 3. 其余内容与东皋寺本相同。	行 果	宝祐三年乙卯 (1255年)

1. 宋刻本（天禄琳琅本）：

《寒山子诗一卷丰干拾得诗一卷》，北京图书馆现有原本及微型胶卷。诗集一册六十页，卷首卷尾及扉页皆有“太上皇帝之宝”、“八征耄念之宝”、“五福五代堂宝”三印，诗中有“毛晋私印”、“汲古主人”、“天禄琳琅”、“乾隆御览之宝”、“曾在周叔弢处”等数印，末页有阙补痕迹。前有闾邱胤序，寒山诗311首，五七言不分，有丰干录并诗二首，拾得录并诗54首。《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提要标注》续录载：“寒山子诗集，天禄后有宋刊本。”^③查《钦定天禄琳琅书目续编》宋版集部载：“寒山子诗集一函一册，唐释寒山子撰，书一卷，计诗三百十三首，前有闾邱胤序，丰干诗二首，拾得诗五十六首，皆国清寺僧。……是本宋讳阙笔，雕手古雅，汲古阁所藏。”^④并说此本“阙补第六十页”，还绘有书中图章数枚，与北京图书馆存宋刻本中图章基本相同。天禄续编所录当即为此宋刻本。然天禄所载寒山拾得诗数目与此本略有出入，疑为著录时计算有误所至。明胡震亨《唐音统签》所辑《全唐诗》中寒山、拾得诗，与此本的次序、文字、小注等皆同，《全唐诗》当以此为准。《四部丛刊》初编集部建德周氏影宋本之寒山诗即用此种版本。

2. 朝鲜刻本：

(1) 元朝鲜刻本影印本：《寒山诗》，一册不分卷。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前有闾邱胤序，寒山诗310首，分五言、七言、三言，诗后有“寒山诗终”字样，后有“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纸铺印行”，字迹十分清晰。有丰干禅师录并诗二首，拾得录并诗57首，后有沙门志南《三隐集记》，并录陆放翁与明老帖，接着有“录郭奎书”一篇，全文如下：“夫寒山诗者，昔天台国清南老将前太守闾邱采集诗卷重新刊木流通，此本年远不存。元贞间余偶得之于钱塘，谨自重书，用以流传。必有慕道之士一览而深省者。余虽老死丘壑而志愿终矣。时元贞丙申圣制日前休子郭奎焚香敬书。”这是考查版本的

重要资料，说明郭昉曾于元代元贞二年丙申(1296年)据宋刻本重刻寒山诗。郭昉书后是“释音”，注出寒拾诗中某些字词的反切及意义。如：“撈：必孟、必浪二切，棹舡。”“猓獯：上女奚切下奴沟切，胡羊也。”等等。“释音”后有慈受深和尚拟寒山诗一百四十八首，诗后亦有“释音”。卷尾有“重刊施主秩”，所记为金氏、崔氏、朴氏等朝鲜信女姓名及女僧人法号，未注明年代。日本岛田翰在所刊寒山诗集序中说：“元时有高丽复宋本，盖据宋东皋本所改上梓，卷尾题云嘉议大夫耽罗军民万户府达鲁花赤、高丽匡靖大夫都检议评理上护军朴景亮刊行。”^⑩则朴景亮即据郭昉本刊印。此朝鲜刻本后无“朴景亮刊行”字样，当是朝鲜女僧人据景亮本翻印者。

(2)《寒山诗、附丰干拾得诗、慈受拟寒山诗》：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明正德九年甲戌(1514年)谁月轩人玉峰据朝鲜本翻印。书皮重新裱糊，乃士礼居重装原本。诗集中有“稽瑞楼”、“铁琴铜剑楼”、“士礼居藏”、“虞山瞿绍基藏书之印”等数印。诗集版面、内容与元朝鲜本完全相同，但缺第七十二页第二面及七十三页第一面两半页，所缺内容即“放翁与明老帖”最后“书寄天封明公或以刻之山中也”数字，以及“录郭昉书”全文和“释音”前一部分。慈受拟寒山诗缺第二十七页第二面及二十八页第一页两半页，所缺内容为“诫杀偈十首”之后五首及深诗“释音”。深诗后为谁月轩人玉峰跋，说明此本乃玉峰据金刚山正阳庵隐溪禅翁所存之寒山诗集刊刻。卷尾有黄丕烈亲笔题识云：“……后五柳主人自都中寄一本示余，楮墨古雅，甚为可爱，细观之乃系外洋版刻。惜通体覆背俱用字纸，殊不耐观。顷命工重装，知有失去半页者共四处，以洋纸补之。……故兹所失半页无从补全……此刻似系洋版，然寒山诗后有一条云‘杭州钱塘门里车桥南大街郭宅口铺印行’，则又不知此刻之果为何地本矣……”。此篇即收为《莞圃藏书题识》第七卷中。黄丕烈未见到郭昉书，当然“不知此刻果为何地本”了。